



管子卷第二十一

明新安吳中珩校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
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
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
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
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
守

管子 卷三十一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
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
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
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
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
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
以教士我以馘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
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

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
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
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
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
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
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
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

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

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
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
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
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
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
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
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
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
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
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
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
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䟽遠
微賤者無所告譟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
利不盡舉則國貧踈遠微賤者無所告譟則下
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

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不私近親不孽踈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管子 卷五 五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
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
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
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
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弃
之人輕弃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
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
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必知
其所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
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
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
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
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
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
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

管子 卷三
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
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
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
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
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
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
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
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已之

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
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
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
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
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
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阨堵壞
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
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

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
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
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
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
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
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
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

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
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
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
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
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
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
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

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叅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

管子 卷三十一
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

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

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
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
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
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
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
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
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
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
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
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
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
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
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
而小人之所以亾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

管子 卷三十一
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
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
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
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
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
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
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
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
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
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
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
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

管子 卷三十一
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
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
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
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
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
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
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
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
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
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
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
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
有亂亾之禍如此者亾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
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
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

管子 卷第三十一
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願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

管子
卷三
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

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
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
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
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
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
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
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
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
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
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
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
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
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
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
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
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

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管子 卷第三十一 十七
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
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
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
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
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
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
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
尋丈之數者不可欺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
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
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
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
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
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
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
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
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管子 卷之五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
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
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
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
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
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
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
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
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
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
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
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
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
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
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
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佞

管子
卷三十一
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
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
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
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
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
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
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
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
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
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
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
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
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
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
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

管子 卷三十一
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
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
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
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
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
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
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
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
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
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
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
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
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
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
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

管子 卷第三
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
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
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
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
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
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
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
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
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
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
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
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
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
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
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
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

管子 卷三十一
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伎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
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
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
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
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
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
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
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
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亾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
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
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
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
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
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
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
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
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
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
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
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
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
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
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
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
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
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
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
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
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
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
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

管子 卷三
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
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
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
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
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
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

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
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
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
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
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
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
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
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
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

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亾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

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禁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管子 卷三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策
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
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
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
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
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
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
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
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
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
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
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
至於其亾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
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
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

管子 卷之三
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
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
亾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
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
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
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
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
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
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
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
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
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
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
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
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
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
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
馬之數也

管子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管子卷第二十二

明新安吳勉學校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

管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

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管子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

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
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
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者必
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
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
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
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
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
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
之名有海之國讎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
出之以百我未與其本事也受人之事以重相
推此人用之數也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
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
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
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
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

管子 卷第三
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
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
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籍者所以彊求也
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
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亾先
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
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
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
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
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
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
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
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
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

不廢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

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
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之利而財之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
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
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
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
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鏤糧食畢取

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
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緡帛夏貸以收秋實
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
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
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
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
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
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羸五者不可畢

管子 卷十三
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一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一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

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欵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

管子 卷三十一
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
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
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
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
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
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
行軌數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

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
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
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
直時而橫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
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
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
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
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
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

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
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
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
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
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
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
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
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
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
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
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
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
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
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
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
且脩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
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

管子 卷三十三
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何求於民桓公曰

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累箕勝籬屑

管子 卷二十二
糶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
器勝羸屑糶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
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
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
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
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
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
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
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
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
以幣二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
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
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
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
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
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

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
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官中四榮
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
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
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
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
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
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非葬其親者服小租巨
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
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
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
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
之權則人地之權亾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
人地之權亾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
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

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
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
歲守十分之叅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
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叅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
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堊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
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
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梁山
之陽精廼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
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
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
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
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
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
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
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子
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
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
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

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筭豐則三
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
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
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
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
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
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
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
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
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
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
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
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
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爲十
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
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對曰君不高仁則

管子 卷三十一
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
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
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
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
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
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
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
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
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
瓠葷菜百果使蕃哀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
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
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
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揅而咨然後置四限
高下令之疾徐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

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
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
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
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
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
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筮萬
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棟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
國之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
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
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
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
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
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
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
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

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貲而藏諸秦臺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革

管子 卷三十一
築室賦籍藏龜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
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
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
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
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
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
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
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
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今進退此之謂

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
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
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
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
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
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
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

管子 卷三十一
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
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
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
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
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
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
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
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
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
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
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
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
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
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
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
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

管子 卷三十三
三
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
夫謂賈之子爲吾運穀而歛財穀之重一也今
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
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
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
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亾諸侯受而官
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
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
則去亾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
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
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
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
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
千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
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民

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
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
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筴君用
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
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
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
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
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
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
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
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
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
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
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
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

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二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

管子 卷三十一
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
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
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
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
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秦嗇而
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
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
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
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
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
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
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
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
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
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
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管子 卷三十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
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
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
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
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
柰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
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貨在下國
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
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
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
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
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
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
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
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
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

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
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
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
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
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
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
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
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

國有汎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
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
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汎下多水之國常操
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
三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
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
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
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

管子
卷三十三
三十一
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
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
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
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
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管子卷第二十二

